

今天你参加市演讲比赛,没能进入决赛,我和你的母亲一起去地铁接你,不是为了安慰,而是为了鼓励。记得你上车时我问你的第一句话吗?我问:“你是真输了,还是没有赢?”我当时不解地说:“这有什么区别?”我没回答,只是再问你:“下周的另一场比赛你打算参加吗?”你十分坚决地说:“当然要参加。”于是我说:“那么你今天是没有赢,而不是输了!”

一个输了的人,如果继续努力,打算赢回来,那么他今天的输,就不是真输,而是“没有赢”。相反的,如果他失去了再战斗的勇气,那就是真输了!

小时候,我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面有说“英雄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击败”。当时只觉得那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却不太了解深层的意思。后

## 没有赢

□刘墉

来我又读尼采的作品,其中有一句名言:“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我也不太懂,心想,已经受苦了,为什么还要被剥夺悲观的权利呢?

直到自己经过这几十年的奋斗征战,不断地跌倒,再爬起来,才渐渐体会那两句话的道理。

英雄的肉体可以被毁灭,但是精神和斗志不能被击败;受苦的人,因为要克服困境,所以不但不能悲观,而且要比别人更积极。

据说徒步穿过沙漠,唯一可能的办法,是等待夜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有

荫庇的下一站;中途不管多么疲劳,也不能倒下,否则第二天烈日升起,加上沙土炙人的辐射,只有死路一条。

在冰天雪地中历险的人,也都知道,凡是在中途说“我撑不下去了,让我躺下来喘口气”的同伴,必然很快就会死亡,因为他不再走,不再动,他的体温会迅速降低,跟着就被冻死。

当你的左眼被打到时,右眼还得瞪得大大的,才能看清敌人,也才能有机会还手。如果右眼同时闭上,那么不但右眼也要挨拳,只怕命都难保。

在人生的战场上,我们不但要有跌倒之后再爬起来的毅力、拾起武器再战的勇气,而且从被击败的一刻,就要开始下一波的奋斗,甚至不允许自己倒下,不准许自己悲观。那么,我们就不只是彻底输,只是暂时的“没有赢”了。

## 别让你的人生毁在仨瓜俩枣上

□李月亮



一个做公司主管的朋友说,有次她跟一个下属小姑娘出差,晚上在酒店吃自助,吃完临走时,小姑娘大大方方地往包里塞了两盒酸奶。她当时觉得有点不合适,但也没在意。后来有一次,她看到那小姑娘抱了一包公司的A4纸回家。她心里顿时就有点失望了。后来留心观察,她发现这姑娘真是特别爱占小便宜。

于是从那之后朋友就不敢把太重要的工作交给她了,尤其是比较容易有猫腻的那种。

“虽然她挺能干的,但是,不放心

啊。”朋友说。

那个小姑娘,以及马老师家的保姆,她们不会想到那两盒酸奶、两片姜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两盒酸奶、两片姜确实不算什么。但这点小东西会影响别人对你的判断,让人觉得你境界不高、品行不端、不能信任。一旦有重要的人产生这种看法,负面影响就不好估量了。小则不利一时,大则影响一生。

贪小便宜吃大亏,这话一点都不错。

很多人占小便宜,其实并非出于自身的切实需要——并不是真的需要那包纸,也不是真的买不起,仅仅就是贪心。白白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小聪明得了逞,就会很得意,很有成就感。

这其实是一种自我迷惑,是错判了利弊得失,不知道便宜背后往往都是坑,也没有意识到很多表面看上去是赚了的事情,事实上则赔了更多。

所以,虽然人的贪念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无关紧要的小便宜面前,还是应该把控住自己,不要自贬人格,更不要因为那仨瓜俩枣,毁了自己一生。

## 大家V微语

### 知足

□无垠

●有一次,香港美食家蔡澜在印度一个荒凉的地方拍戏,三个月一点荤腥都不见。他怀念肉的滋味,就画了一条鱼。他把这条“鱼”给当地一位老婆婆看,问:“你吃过鱼肉吗?”老婆婆摇了摇头。蔡澜遗憾地说:“你连鱼肉都没吃过,真可惜了。”老婆婆回答:“这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有什么可惜的。”

●人生是由苦与甜组成的。甜,往往源于满足的心态,正所谓“知足常乐”;而苦多源于贪婪,想要的太多,又不能得到。有时候,人的占有欲越强,反倒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心理落差也就越大。

●老婆婆一辈子没吃过鱼肉,但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她对人生已经知足了。

●知足是一种心态,能使人以豁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 数学家与诗人

□蔡天新

数学家和诗人都作为先知先觉的预言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上。只不过,诗人由于天性孤傲被认为狂妄自大,数学家则由于超凡脱俗为人们敬而远之。因此,在文学艺术团体里,诗人往往受制于小说家,正如在科学技术协会里物理学家领导数学家。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我做不了诗人,”晚年的威廉·福克纳彬彬有礼地承认,“或许每一位长篇小说家最初都想写诗,发觉自己写不来,就尝试写短篇小说,这是除诗以外要求最高的艺术形式。再写不成的话,只有写长篇小说了。”相比之下,物理学家并不那么谦虚,但无论如何,对每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物理认识的增长总是受到数学直觉和经验观察的双重制约。物理学家的艺术就是选择他掌握的材料并用其为自然规划出一幅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数学直觉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数学家改行研究物理、计算机或经济,就像诗人转而写小说、随笔或剧本一样相对容易。

数学通常被认为是与诗歌绝对相斥的,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可是不可否认,它确有这种倾向。数学家的工作是发现,而诗人的工作是创造。画家德加有时也写十四行诗,有一次他和诗人马拉美谈话时诉苦说,他发现写作很难,尽管他有许多概念,实际上却是概念过剩。马拉美回答:“诗是词的产物,而不是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数学家尤其是代数学家则主要搞概念,即把一定类型的组合起来。换句话说,数学家运用抽象思维,而诗人的思维方式较为形象,但这同样不是绝对的。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李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

619359701566666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cgh@sina.com 联系



辽沈晚报

原发性 独家性 原创性

欢迎订阅2019年度《辽沈晚报》  
订阅价300元/年



扫码即可订阅



咨询电话

红马甲订阅热线 024-22895302

邮局订阅热线 11185-0号键